

Pedagogy

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
(30th Anniversary Editio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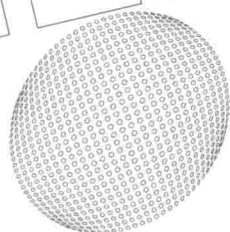
被压迫者教育学

(30周年纪念版) 修订版

保罗·弗莱雷▲著

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△译

徐辉△审校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Pedagogy

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
(30th Anniversary Editio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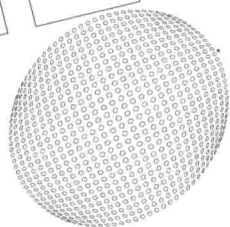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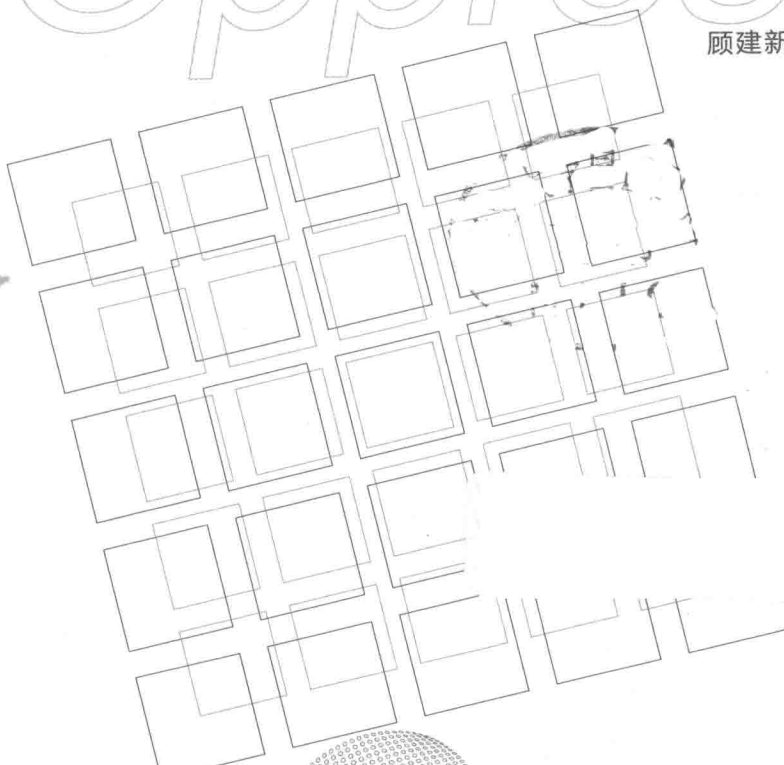
被压迫者教育学

(30周年纪念版) 修订版

保罗·弗莱雷▲著

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△译

徐辉△审校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压迫者教育学/(巴西)弗莱雷著;顾建新等译.
—修订本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.1
ISBN 978-7-5675-1628-1

I. ①被… II. ①弗… ②顾… III. ①教育学 IV. ①
G4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2999号

被压迫者教育学(修订版)

著 者 保罗·弗莱雷
译 者 顾建新等
策划编辑 彭呈军
项目编辑 孙 娟
责任校对 时东明
版式设计 卢晓红
封面设计 孙 震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开
印 张 17
字 数 188千字
版 次 2014年4月第2版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1628-1/G·7134
定 价 36.0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

译者序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、大分化、大革命的时期,旧的世界秩序日渐瓦解,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。这一时期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,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分崩离析,世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,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走向独立,一些国家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,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。在此过程中,新旧制度的斗争异常激烈,各种思想的交锋也可谓波澜壮阔。在拉美,一些国家也掀起了反对社会压迫、争取人民自由的解放运动。正是在此背景下,不仅涌现出高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旗帜的“新马克思主义”理论,还形成了以批判外来殖民统治和内部阶级压迫为特征的“被压迫者教育学”思潮——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本书的作者,巴西教育家保罗·弗莱雷(Paulo Freire)。

保罗·弗莱雷于1921年9月19日出生在巴西东北部累西腓市(Recife)的一个中产阶级警官家庭。该市所在的伯南布哥州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最为贫穷的地区。受1929年世界经济“大萧条”(Great Depression)影响,弗莱雷一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,不得不于1931年迁往距离累西腓市18公里远的热博阿陶

(Jaboatao),过起了与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。弗莱雷 13 岁时,父亲去世,读中学时他不得不边学习边兼做语法助教。在母亲的影响下,弗莱雷从小笃信天主教。家庭境遇的变迁,童年辛酸的生活,使他很早就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异、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公问题有所认识。据说,他在 10 岁时便开始反思社会现实,^①立志改善穷苦百姓的生活。

1943 年,弗莱雷开始在累西腓大学学习法律。借此良机,他广泛阅读了哲学(特别是现象学)、语言心理学等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和天主教作品,深入思考了各种社会问题。其间为挣钱维持生计,他不得不几次中止学业。^② 1944 年,弗莱雷开始在母校中学教葡萄牙语。同年,弗莱雷与小学教师艾尔莎(Elza Maia Costa Oliveira)结婚(他们后来育有两女一子),并从此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兴趣。^③ 乔托(Gadotti)指出,是艾尔兹鼓励弗莱雷满怀激情地进行研究和学习,也是在她的帮助下,弗莱雷才得以形成他开创性的教育方法^④。1946 年,弗莱雷被任命为伯南布哥州教育文化社会服务部(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Social Service)主任,负责扫盲教育,开始更广泛地致力于提高贫困者素质的教育事业。

1947 年,一起案件改变了弗莱雷的职业生涯。一名牙医因无

① Peter Lownd. A Brief Biography of Paulo Freire[EB/OL]. Paulo Freire Institute UCLA. <http://www.paulofreireinstitute.org/> 2013-11-06.

② 毕淑芝,王义高. 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 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(1):241.

③ Peter Lownd. A Brief Biography of Paulo Freire[EB/OL]. Paulo Freire Institute UCLA. <http://www.paulofreireinstitute.org/>2013-11-11.

④ Leslie Bentley. A Brief Biography of Paulo Freire[EB/OL]. <http://ptoweb.org/aboutpto/a-brief-biography-of-paulo-freire/>. 1999-12-01/2013-12-04.

力偿还银行贷款,想通过贿赂弗莱雷打赢官司。这件事让弗莱雷认识到,法律服务于人们的基本需求,不可或缺,但它必须以道德、尊严、正义和教育为基础。弗莱雷告诉妻子艾尔兹,他将放弃律师职业,妻子完全赞同,并且说道“我早就希望如此,你是教育工作者”。^① 此后不久,弗莱雷因工作出色而受邀到巴西私立非营利性组织“工业社会服务社”(The Social Service of Industry, SESI)工作。在该社工作的10年中,他深入基层,指导学生及其家长参与讨论社会和教育问题,以唤醒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。由于工作出色,他被任命为该社教育和文化部主任。1957年,他又被任命为该社“伯南布哥区域分会研究规划部”(Pernambuco Regional Chapter's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Planning)主任。新职务使他有会遍访巴西东北部地区,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贫困工人的生活境遇。弗莱雷在晚年出版的《希望教育学》一书中提到,这十年的经历、学习、反思和实践是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主要思想的来源,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从设计到内容都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。弗莱雷在从事扫盲工作中深入思考,不断总结,逐渐形成“意识化”(conscientization)理论和解放教育理论,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。他努力推进教育革新,积极参与天主教民众运动。鉴于此,累西腓大学聘任他担任兼职教育学教学工作。弗莱雷在大学中积极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,他认为这是“巴西向民主化社会转变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部分”。^②

1959年,弗莱雷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《当代巴西教育研究》

① Freire, P. and A. M. A. Freire, *Pedagogy of hope: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*[M]. New York, Continuum, 1994: 14-17.

② 毕淑芝,王义高. 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:242.

(Present-day Education in Brazil),但由于他在其中批评大学组织管理守旧、教学脱离时代,论文没有获得大学委员会通过。依靠友人累西腓大学副校长阿尔弗雷德·冈查弗斯·达·考斯塔·利马(Alfredo Goncalves da Costa Lima)的关照,弗莱雷得以继续在该校工作。^①此后,弗莱雷继续积极从事成人教育和工人培训工作,并于1961年被任命为该校“文化进修部”(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Extension)主任。次年,在他精心指导下,参加成人培训的300名种蔗工人仅用45天就明显提高了读写能力,这一事实证明弗莱雷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颇为有效的。1963年,巴西古拉特总统任命弗莱雷负责推广全国扫盲计划。弗莱雷雄心勃勃,率人从波兰进口3500台幻灯机,在全国建立20000个文化讨论班,在每个州为文化讨论班协调人举办为期8个月的培训。^②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,巴西全国创建了数千个文化讨论班,推广使用弗莱雷的成人扫盲教育方法。

1964年,正当弗莱雷踌躇满志,大显身手之际,巴西发生军事政变。由于弗莱雷的扫盲计划不仅教会了农民读写技巧,还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,促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,这就从根本上“侵害”了当权者的利益。新上台的军人独裁政府视弗莱雷为“眼中钉”,遂以“叛国”、“煽动革命”之罪名将他关入监狱75天;随后,又迫使他流亡海外长达16年之久。在国外流亡期间,他先后到了玻利维亚、智利、美国等国家。尽管遭遇不幸,弗莱雷并没有停止思考教育和社会等问题。1965年,他在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

① 毕淑芝,王义高.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:242.

② 同上注。

一部重要著作《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》(*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*),该书1967年在里约出版。在这部著作中,弗莱雷总结了早期扫盲工作的方法和经验,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“解放教育”的思想。虽然该著作在非洲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,但弗莱雷仍然因为该书没有论及政治而感到不满。1969年,在考察智利土地改革的基础上,弗莱雷完成并出版了《推广还是交流》一书。该著作探讨了发展中农业国家技术人员与农民的关系。弗莱雷认为,单向性文化推广具有“侵入”性,而双向性文化交流则能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。所以,他反对前者,而力倡后者。他认为,农业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,还应走进农民的生活世界,通过相互对话等教育方式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,使他们获得解放。此外,弗莱雷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实施大众教育(popular education)和扫盲改革。他对成人扫盲和培训工作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。继1967年应邀到美国数所大学演讲之后,弗莱雷又于1969年接受邀请,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教授。借此良机,他追忆了与巴西被压迫者的关系,反思了智利社会文化历史,梳理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种种关系,最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后来享誉世界的著作——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。此书第二年便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出版。弗莱雷认为,这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,也是他著作中组织结构最严谨的一本。正是在此书中,他明确提出了教育即解放的主张。此后,他移居日内瓦,受聘担任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(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)第三世界教育特别顾问。他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也因此扩大到秘鲁、尼加拉瓜、安哥拉、伊朗、莫桑比克、印度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几内亚比绍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家。

1979年,巴西政府宣布大赦。次年,弗莱雷终于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。回国后,弗莱雷先后担任了劳工党威尔森·平海罗(Wilson Pinheiro)基金会总裁、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和圣保罗州立大学教育系教授、圣保罗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。这期间,他还出版了《教育政治学:文化、权力与解放》、《解放教育学:关于改造教育的对话》、《扫盲:阅读文字与世界》、《学会质疑:解放教育学》等著作。弗莱雷一生经历坎坷,阅历丰富,勤奋多产,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贫困者的教育事业。1997年5月2日,弗莱雷因心脏病发作在巴西圣保罗辞世。

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,深刻地影响了弗莱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,从而影响他关于教育、学生和教师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。他认为,实践性和政治性是教育的两大特性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,总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,传播他们的思想意识;他提出,生命构成了教育的起点与过程,在教育过程中应把学生看作平等交流的生命个体,看作师生相互学习的一方,而不应该视其为盛装知识的容器;他主张,作为教育和文化工作者,教师不仅要正确认识自己,了解和尊重学生,还要做与学生共同成长的“良师益友”,同时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职责;此外,教育还应该为社会“边缘人”多做实事,帮助他们改变命运。

就教育观而言,弗莱雷认为教育具有两大特性——实践性和政治性。

在实践性方面,弗莱雷认为,将知识付诸行动至关重要,唯其如此,人们才能够积极改变所赖以生存的社会。在教育过程中,人

们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对待知识,应该实行“提问式”(problem-posing approach)教育,积极成为知识的建构者。应该鼓励人们参与书面交流、小组讨论、艺术表现和音乐欣赏等各种活动,并在这些活动中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参与教育互动。^① 弗莱雷还提出了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——教育即解放。一方面,教育与解放具有共性。弗莱雷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中指出:教育是一个互动过程,解放既不是恩赐,也不是自我实现,而是一个互动过程。^② 另一方面,教育是以解放为目的的。弗莱雷提出,应该摒弃“灌输式”教育,代之以“解放教育”(即前述“提问式”教育),以唤醒人们对变化世界的批判意识,鼓励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,进而把教师和学生从“驯化教育”中解放出来。在政治性方面,弗莱雷提出了教育即政治的观点。他认为,政治具有教育性,教育也具有政治性,教育是政治行为,政治是教育的灵魂。^③ 在其他著作中,他也坚持这一看法。他在《解放教育学》中指出,“教育既是获取知识的途径,也是一种政治行为,所以,没有教育学是价值中立的”^④。在政治立场上,弗莱雷不仅自己明确宣称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工作,还积极鼓励教师与被压迫者站在同一阵营。他甚至提出,教师如果不是来自被压迫者阶层,就应该实行“阶级自裁”(class suicide),即摒弃阶级出身,彻底投身于被压迫者的解放

① Freire Institute. Paulo Freire[EB/OL]. <http://www.freire.org/paulo-freire/> 2013-11-11.

② Freire, P. translated by Myra Bergman Ramos, *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— 30th anniversary ed*[M]. Preface.

③ Freire, P. *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*[M]. London: Macmillan, 1985: 188.

④ Freire, P. *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—Dialogues on Transforming Education*[M].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, Inc. 1987:12.

事业。

总之,在弗莱雷的教育思想中,“教育即政治”与“教育即解放”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,两者密不可分。弗莱雷明确主张教育即政治,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人们认识自己与社会,从政治上来解放自己,^①因此,从根本意义上说,弗莱雷的核心思想和灵魂观点就是教育即解放。

就学生观而言,弗莱雷的思想主要包含下述三方面内容:

首先,教育的起点是生命,其一大功能是使社会内部的人成为“自为的人”。弗莱雷认为,人生而平等,教育的起点是全体生命。教育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完整生命,还要关注社会的全体生命。教育应该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生命个体,社会也应该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价值,并公平地为其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。现实中,人们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,甚至差异巨大,这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。由于那些“社会不幸者”更容易遭受不公正的待遇,因而他们成为弗莱雷扫盲教育和大众教育的主要关注对象。在弗莱雷看来,参与扫盲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平民百姓既不是社会福利的“被动接受者”,也不是因脱离健康社会而需要被“融入”或“纳入”的边缘人,而是客观地生活在社会内部的人。教育的一大功能在于改变社会压迫的现状,以使成为“自为的人”^②。

其次,不应把学生看作存储知识的容器,而应视为平等交流的个体。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一书中,弗莱雷批判了“灌输式”教育的弊病。他指出,“教育正承受着讲解这一弊病的损害”,“讲解把

① 张琨.教育即解放——弗莱雷教育思想研究[M].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2008:2.

② 毕淑芝,王义高.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:256.

学生变成了‘容器’，变成了可任由教师‘灌输’的‘存储器’。教师往容器里装得越彻底，就越是好教师；学生越是温顺地接受灌输，就越是好学生”。^① 这种教育脱离探究，无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，是缺乏创造力和改革精神的表现。弗莱雷认为，学生之所以是平等交流的个体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方面，从生存需求角度看，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与他人和衷共济，并进行真正的交流，而真正的交流只有在平等的个体之间才能展开；另一方面，从探求新知的过程看，“知识只有通过人类在世界上、人类与世界一道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永不满足的、耐心的、不断的、充满希望的探究才能出现”。^② 教师和学生只有相互承认各自主体的平等与独立，才能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擦出知识的火花。而在灌输式教育中，只有自以为知识渊博的人在赏赐知识给在他们看来一无所知的人。必须摒弃这种教者和被教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，也必须建立起两者平等交流的合作关系。

第三，人是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者，教师和学生是相互学习的对象。弗莱雷认为，人类是不完美的，有成为完美人的“本体论使命”。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，人类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，并成为“历史——社会的存在”。学习既是人类完成使命的途径，也是其追求文化和自由的行动。“教师和学生也是未完成的人，在教育过程中他们双方都必须多多地彼此学习。”^③ 弗莱雷

① [巴西] 保罗·弗莱雷著，被压迫者的教育学[M]，顾建新等译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：24。

② 同上注，第25页。

③ [英] 乔伊·帕尔默，教育究竟是什么？100位思想家论教育[M]，任钟印，诸惠芳，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：482。

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中指出：“教育必须从解决教师与学生这对矛盾入手，通过调解矛盾双方，让他们同时互为师生。”^①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还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：“技术发达的社会使个人——尤其是处于下层的人们——被严格地驯服，这对我们十分有害。一个新的下层社会由此产生，每个人都应对这种情况作出慎重而积极的反应。”^②因此，社会越发展，教师越应该审慎地反思社会和教育问题。唯其如此，教师才能从思想和行动上将学生视为相互学习的对象；也只有这样，学生才能满怀自尊、积极性和学习热情，与教师一道创造文化、书写历史。

就教师观而言，弗莱雷的思想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教师应该正确认识自己，了解尊重学生。弗莱雷认为，教师要从三个方面正确认识自己。一要认识到“人非完人，孰能无错”。教师跟常人一样都是不完美和容易犯错误的，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一点，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工作。二是不要妄自尊大，自尊心过强。教师自尊心过强不仅妨碍其保持谦逊的品质，还容易使其在教学中遇到学习者质疑时受到不必要的伤害。三是要向学生证实自己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作为学习的主体，学生有权利对教学质疑，而作为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伙伴，教师有义务证实自己所言为实。在此前提下，教师要了解学生。弗莱雷认为，不同的人身份不同，文化特点各异，要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，就必须去了解学生的认知方式和已经掌握的知识。在此基础上，教师还要尊重学生。这就是，要认同学生的文化差异，尊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。而要做

① [巴西] 保罗·弗莱雷.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[M]. 顾建新, 等, 译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: 25.

② 同上注, 第 1-2 页.

到这一点,就要在向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,向学生展示自己的选择过程和依据。

其次,教师不是家长,而应成为学生成长的伙伴。20 世纪下半期,巴西教师,特别是女教师,出现了逐渐向父母角色转化的倾向。有鉴于此,弗莱雷在《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师——致勇于从教者》(*Teachers as Cultural Workers—Letters to Those Who Dare Teach*)一书中明确区分了教师和家长角色的不同。他指出,养育子女不是一种职业,而教学却是一种职业;教学包含明确的任务,在实施上也有具体要求,就鼓舞学生而言,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。弗莱雷认为,作为公民,学生应学习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,这包括做出选择和决定、揭露真相、自我做主等。教师应该通过游戏、故事等激励学生,帮学生理解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一致性。教师要履行好这一职责,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实施“问题式”教育与学生共同成长。弗莱雷认为,师生之间不是“权威—服从”的关系,而是“平等—互学”的关系。他在阐述“问题式”教育思想时指出,教师不仅仅是教学者,而且是一个他本人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的被教者,学生在被教的同时也在教人。^① 在此认识基础上,教师要想成为与学生共同成长的伙伴,还须言行一致。弗莱雷指出,儿童对于教师言行不一非常敏感;教师一边抗议行政管理者对他们教学自由的限制,一边又拙劣地限制学习者的自由,其教育成效可想而知。

再次,作为文化工作者,教师应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。弗莱雷借用法国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、生物学家弗朗索瓦·雅

① 毕淑芝,王义高. 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:258.

各布(François Jacob)的话指出,“教育也是表达文化的一种方式,通过教育,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开发印刻在染色体上的可能性”。^① 这里,“染色体”的主体,既是个体,又是社会。可见,开发个体和社会的潜能,是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所在。事实上,弗莱雷曾明确指出,改造社会既是教育的内在要求,也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。他在致“勇于从教者”的信中写道,教学的难处在于其既蕴含教育性,又追求求知的激情,包含了对公平、公正、自由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。因此,弗莱雷强调,勇于从教者必须有能力为公平而战,必须创造学校教育的有利条件。这项任务虽令人愉快,但也面临严峻的智力挑战。在弗莱雷看来,贫困现象是残酷和不公平的,它会直接、全面地对学生产生消极影响。因而,教师应下大力气,借助知识探索和教育手段努力减少穷困。^② 教师不能放弃减轻社会疾痛的责任。

综上所述,弗莱雷的教育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

第一,注重实践性和针对性。正如前面指出的,弗莱雷特别看重实践的价值和理论的针对性。他认为,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是实践的存在。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明智的行动(informed action),是“改造现实的真正反思与行动”,是知识与创造的源泉,只有通过历史的、现实的行动,才能实现目标。人们通过这样的实践行动创造物质产品、社会制度、思想与概念。弗莱雷的这一认识,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。他在其后期著作中曾回忆道:“在我提出问题时,我不得不面对童年时代我的家乡巴西东北部的社

① Freire, P. *Teachers as cultural workers: letters to those who dare teach* [M]. Boulder, Colo., Westview Press, 1998: 125.

② 同上注,第7页。

会现实。由于家庭的经济境况,我成长的时代异常艰难。作为一个年轻人,与劳动者、农民和渔民一道工作,我更加认识到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区别。”^①基于对成长经历的深刻反思,对知识和社会的理性认识,弗莱雷坚持在实践中发现具体问题,强调教学工作应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性。20世纪后半期,巴西统治者坚信,父母不会牺牲孩子的发展而鼓动孩子上街游行,威胁统治秩序。因此政府不断强化教师的家长角色,希望教师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工具。弗莱雷忧心忡忡地指出,这不仅降低了教师的地位,还贬低了教育的价值。更为糟糕的是,统治当局通过把教师当作家长代理,不仅使教师难以通过罢工等方式改变不公正的处境,还剥夺了学生作为公民可能接受优良教育的权利。^②弗莱雷所倡导的扫盲教育也凸显了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。“他反对将扫盲仅仅看成是教成人读写的技术行为,而是将它与扫盲对象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,通过扫盲唤起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。”^③

第二,注重批判意识的价值。弗莱雷认为,不同于动物“自在的存在”(beings in themselves),人是“意识的存在”(conscious beings)。两者的区别在于:动物缺乏自我意识,其活动不具有目的性,无法把它们自己和其所依托的对象世界区别开来;人能通过意识把自己从对象世界和所进行的活动分离出来。有鉴于此,弗莱雷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到“意识化”这一重要概念,意在通过教育唤醒人的主体意识。他认为,人的主体意识有三个层次:神秘意

① Freire, P. *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* [M]. Greenwood Press, 1984: 175-177.

② Freire, P. *Teachers as cultural workers: letters to those who dare teach* [M]. Boulder, Colo., Westview Press, 1998: 7.

③ 毕淑芝,王义高. 当今世界教育思潮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:242.

识、幼稚意识、批判意识(critical consciousness),批判意识是人最高层次的主体意识。有批判意识的人对问题理解深刻,有自信心、责任感,接受能力强。如果说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,那么,在弗莱雷看来,批判性实践则是最根本的动力。他曾指出,“除非对话者进行批判性思考……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思考”;“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,就要学会如何否定”。可见,弗莱雷认为,提高人们的觉悟,唤醒人们沉睡的批判意识,既是教育的主要目的,也是人们获取自由的必然途径。《哈佛教育评论》(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)曾指出,通过批判,弗莱雷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,还使人们参与到了批判所促成的解放过程。^①

第三,注重平等交流与对话。弗莱雷认为,人的学习和认识过程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两大特征,而作为认识途径的对话则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^②“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,以世界为中介,旨在命名世界。”“命名世界”就是认识和改造世界。在弗莱雷看来,这“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特权,而是人人享有的权利”。^③因此,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途径的对话也应该体现出平等性。具体到教育领域,他进一步指出,知识不是教师恩赐给学生的礼物,而是彼此交流和学习的产物。教师和学生应该平等交流和相互学习。为克服“灌输式”教育单向交流的弊病,弗莱雷极力提倡“对话式”和“提问式”的双向乃至多向教育交流。他认为,作为

① Freire, P. *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* [M]. Greenwood Press, 1984, back page.

② Paulo Freire and Donaldo Macedo, “A Dialogue: Culture, Language, and Race”[J]. *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*, vol. 65, no. 3, fall 1995: 379.

③ [巴西] 保罗·弗莱雷.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[M]. 顾建新,等,译. 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:38.